

台視
迷你影集



DANIELLE STEEL 著・謝瑤玲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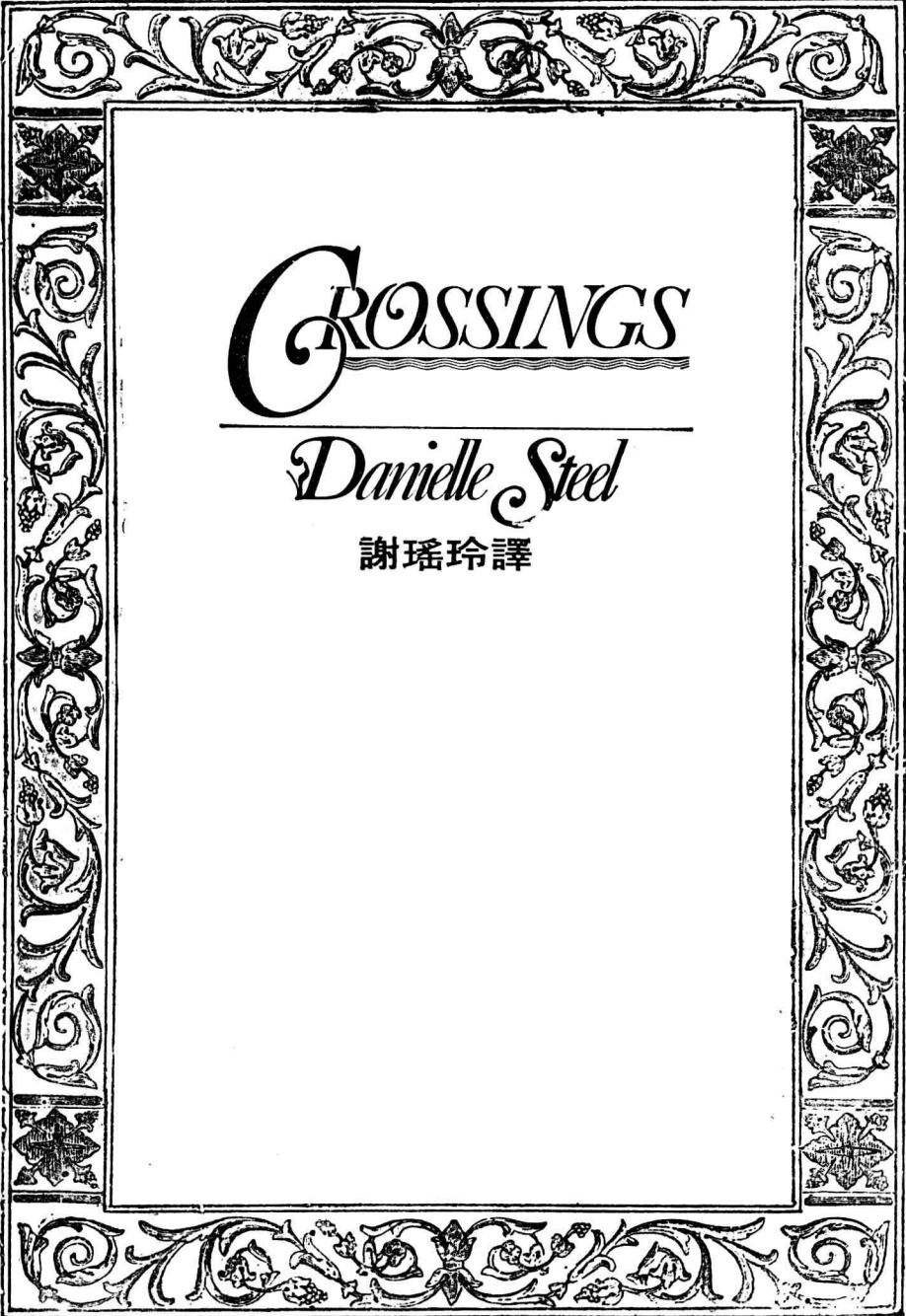
烽火情鴛

原名情錯

當代名著精選 120

烽火情鴛

原书缺页



CROSSINGS

Danielle Steel

謝瑤玲譯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康莉盈——一個美麗而溫柔，明理而忠貞的女人。她爲愛奉獻、犧牲，也受盡折磨。

柏軍凱——俊逸出衆，坦率真摯的企業家。

韋安明——莉盈的丈夫，傑出的法國大使，後來成爲一名雙重間諜。

柏茜蕾——寧凱的妻子，美麗而自私。

柏強尼——寧凱的兒子，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。

韋思黛——莉盈的長女，善良懂事。

韋雅蓓——莉盈的次女，天真無邪。

康赫禮——莉盈的父親，嚴肅而拘禮。

康赫智——赫禮之弟，年輕時放縱佻達，年老後雖頑固却講理。

馬菲立——茜蕾的第二任丈夫，是一位纨绔子弟。

衛伯磊——寧凱父親的好友，也是柏氏鋼鐵所倚重的老人。

韋愛黛——安明的前妻，生前與莉盈有母女般的感情。

座落於北華盛頓區懷俄明街二二九號的宅邸堅固堂皇，外表的灰石雕刻精緻，裝飾富麗，屋頂上有一大塊金色飾板，上立一竿法國國旗，在下午才起的微風中輕快地飄揚。這也許是華府該年夏天最後一陣令人感到舒暢的微風。已經六月了。一九三九年六月。對法國大使韋安明而言，過去五年真如箭般飛逝。

他坐在辦公室裏，俯瞰繽紛的花園，心不在焉地凝視了一會兒噴泉，然後又收心將注意力集中於辦公桌上堆積如山的文件。儘管空氣中盪漾著紫丁香馥郁的花香，還是有太多無法撇下的工作。尤其是現在。他知道他得在辦公室裏待到夜深，近兩個月來天天如此；準備著要返回法國。他早已知道回國去在所難免，然而當他在四月獲悉這項要求時，心裏仍不覺感到一絲痛楚。即使到現在，每當他想到回國，心中情感仍複雜難解。在此之前，當他離開維也納、倫敦、舊金山、及其他駐地之時，也有同樣的感覺。但對此地更覺離情依依。安明每到一處總會扎下根基，結交朋友，愛上那個地方。這使得他在每次遷調時總感到難過。然而這一回不是調任他處了，他要回家去。

家。他已經好久沒住在那兒了，而他們現在迫切需要他。全歐洲呈現緊張狀態，各處情勢都在變

化中。他常覺得每天都等著聽來自巴黎的報導，藉以明瞭發生了什麼事情。華府和包圍全歐的問題，以及震盪法國心臟的恐懼，相距似乎有數光年之遙。在這個安全之境無所畏懼。但此刻在歐洲，却没有人有這樣的感覺。

才不過一年前，每一個法國人都已確定戰爭迫在眉睫，雖然現在安明聽說許多人都把恐懼埋在心裏，但是想要永遠逃避真相是不可能的。他對莉盈也這麼說過。四個月前西班牙內戰結束時，德國人侵略的意圖就很明顯了，而他們在埃倫下方的飛機場和法國相距不過數哩。但是安明明白有許多人並不希望看到這種情勢。過去半年來，巴黎無疑比以前更加鬆懈，至少表面如此。復活節時他回國去，曾和中央局數度祕密會晤。他們告訴他，他在華府的任務已經告終。

當時他被邀參加一連串盛大的宴會，比起去年夏天尚未和希特勒締結慕尼黑協定前，可以說是強烈的對比。在慕尼黑協定締結之前，有一股壓迫人的緊張氣氛。但協定締結後，那種氣氛突然消失，代之以一種勃勃生氣，巴黎更是盛況空前。餐宴、舞會、歌劇、藝術節目和喜慶等，接連不斷，彷彿藉著保持忙碌、繼續他們的歡笑和歌舞，戰爭就永遠不會降臨法國。復活節時，安明眼見他的朋友們飲宴作樂，大感困惱，然而他明白那是他們隱藏恐懼的方式。他回華府後，曾和莉盈談過這件事情。

『就好像他們驚恐已極，所以不願停止笑聲，深怕一旦停止歡笑，他們就會慌張哭泣，奔跑躲避。』但是他們的歡笑制止不了戰爭的來臨，也制止不了希特勒緩慢而穩定地進軍全歐。有時安明會害怕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止那個人了。他認為希特勒是個駭人的惡魔，雖然有些地位頗高的人同意他的看法，但也有些人覺得他為國効忠多年，變成一個胆小的老人了。

他在巴黎最親密的好友嘲笑他：『老小子，是住在美國使你成為這樣的嗎？』他是和安明在波爾多一起長大的，同時也是法國三家大銀行的董事。他說：『別傻了，安明。希特勒絕不會碰我們的。』

『英國人並不同意你的看法，博納。』

『他們也都是嚇壞了的老太婆，再說，他們喜歡玩戰爭遊戲。想到挨希特勒的罵他們便覺得興奮

。他們是無事可做。」

『簡直是胡說八道！』安明竭力克制住他的怒意，但博納並不是唯一一個嘲笑英國的人。兩個星期的假期結束後，他幾乎是在憤怒之中離開了巴黎。他預料到美國人對於歐洲國家所面臨的威脅視而不見，但他原期望在自己的國家中聽到不同的言論。他對這件事情有他自己的觀點，認為這個威脅將會變得十分嚴重，希特勒是個極其危險的人物，而災厄將會迅速降臨到他們身上。他回家途中心想，或者，也許博納和其他人才是對的。也許他是為祖國過於憂慮了。就某方面說來，返家可能是件好事。這會使他更接近法國的意向。

莉盈獲知他們將要離美的消息並不驚訝。她已經習慣於整理行裝，易地而居。她也關切地聽著他對巴黎情緒的描述。她是個聰明而理解力甚強的女人，自安明那裏得到許多國際政治的知識。事實上，自他們結婚以來，在他熱烈地對她發表他的觀點之下，她學會了許多事物。她當時是那麼年輕，又那麼飢渴地學習有關他事業的一切；他被指定前往的國家，他的交際所隱含之政治意義等等。回想過去這十年，他不覺微笑。她就像是一塊飢餓的小海棉，吸收每一點資料，吞噬每一口食物，而她學得好極了。

現在她已有她自己的想法，不是和他意見不同，就是對於相同的觀點比他更加堅決。他們最近的一次爭論是才不過數週之前，五月底時發生的事，關於納粹的聖路易號。這艘船載有九百三十七位猶太人，逃離了戈培爾的監視，由漢堡開抵哈瓦那，哈瓦那當局拒絕讓難民入港，船隻被迫停在港外，船上的人似乎難免衰竭而死。有些人熱切地為難民尋求安身之處，以免他們被遣回漢堡，或遭到可悲的厄運。莉盈曾親口和總統談過，但毫無收穫。美國人拒絕收留他們。當莉盈意識到她和其他無數人的努力全都徒勞無功時，安明看著她痛哭失聲。船上傳來的消息宣稱，他們寧可集體自殺也不願再被遣回漢堡。最後，謝天謝地，法國、英國、荷蘭和比利時，答應收留這些猶太難民，但安明和莉盈之間的戰爭依舊熾烈進行。她這一輩子第一次對她的國家感到失望。她的怒意毫無止境。安明儘管同情她，却堅持羅斯福拒絕收留難民必有其原因。安明之接受羅斯福的決定，使她更加生氣。她覺得被自

己的同胞所背叛。美國是富庶、充足之處，是勇敢的根源，自由的土地。安明怎麼可以接受他們不收容那些人的藉口？他試圖向她解釋，在政府做了嚴酷的決定時，你只能接受，不能批評。最重要的是明白難民是安全無虞的。這件事過了好幾天後，莉盈才逐漸平靜下來，儘管如此，在衆位夫人午餐之時，她仍抱著敵視的態度和第一夫人討論此事良久。羅斯福夫人同情莉盈的怒意。她對聖路易號乘客的命運也十分憂慮，但她無法說服總統改變心意。美國必須遵行移民限額，而九百三十七位德裔猶太難民却超過了該年度的配額。羅斯福夫人再次提醒莉盈難民們最終得到了極佳的照顧。然而這件事使莉盈深切了解到這些人在歐洲的悲慘境遇，也突然明白了和華盛頓外交餐宴安寧生活大相逕庭的事情。因而莉盈也急於和安明返回法國。

聖路易事件終於平息之後，在家裏一次安靜的晚餐時，他輕柔地注視她說：『親愛的，妳不會爲再度要離開妳的國家感到難過吧？』

她搖搖頭。『我想知道歐洲的情況，安明。在這裏，我覺得和一切事物都相距遙遠。』然後她對他笑笑，愛他更深。他們共享了無比幸福的十年。『你真的認爲戰爭很快就會爆發嗎？』

『妳的國家不會的，寶貝。』他隨時提醒她，她是個美國人。他一向認爲讓她保有自己忠貞的感覺是很重要的，這樣她才不至被他的觀點及他對法國的情義完全吞噬。畢竟，她是個獨立的實體，應該擁有她自己的忠心和意見；只要不影響到他自己的。偶爾他們之間也會有激烈的爭論，但這似乎使他們的關係保持穩健，因此他並不介意。他尊重她的見解，也敬佩她敢於爲信仰辯護。她是個堅強而心智敏銳的女人。從他在舊金山初見她的第一眼，他就敬佩她了。那時她才是個十五歲的少女，清新雅緻，美麗脫俗，然而因多年與父親康赫禮相依爲命，她的見多識廣超越了同齡的女孩。

安明仍記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情景。她穿著白色亞麻夏衣，戴一頂大草帽，在舊金山的領事花園裏漫步，一語不發地傾聽『大人們』說話，然後轉頭面對他，露出差怯的笑容，以毫無瑕疵的法語讚美園裏的玫瑰。她父親爲她感到十分驕傲。

思及她父親，安明不覺微笑。康赫禮是個最不尋常的人。嚴厲，同時又溫和，氣派高雅，固執而

英俊。他堅持隱私的權利，保護他的獨生女，在船運上有極大的成就。他畢生奉獻良多。

抵達舊金山不久後，在被調往貝魯特的前大使安排的餐宴中，他們得以結識。安明記得當時他知道康赫禮也在被邀之列，却幾乎確定他不會出席。康赫禮多半隱居在他那幢位於布洛道上的磚造堡壘中，由那裏可以俯瞰整個海灣。他的弟弟赫智，經常參與各大宴會，也是舊金山最受歡迎的單身漢之一；這與其說是由於他的魅力，還不如說是他使人聯想到他哥哥的巨大成就。但令所有人都意外的是，那天康赫禮竟然出席了。他極少開口，而且提早離去，但晚飯時他和安明的妻子愛黛相談甚歡。在他離去之前，愛黛堅持請他及他女兒飲茶。赫禮對愛黛提過他的獨生女，對他女兒流暢的法語尤其感到驕傲；他面帶得意的笑容，說她是個『很不尋常的女孩』。後來愛黛說給安明聽，兩人為這句話相視而笑。

『至少他還有和藹的一面。他看起來就和別人所說的一樣無情。』

但是愛黛不同意。『我想你錯了，安明。我覺得他很寂寞，而且他非常愛那個女孩。』愛黛的猜測相當準確。不久之後，他們便獲知他怎麼失去他太太——一個他深深珍愛的十九歲美女——的故事。以前他忙著船運事業，但很顯然地當他決定結婚時，必然經過一番精挑細選。

康狄雅蓓不但漂亮而且出色，她和赫禮曾舉辦過幾次全市最盛大的舞會。她在他為她所建的宅邸中翩翩起舞，就像是個童話中的公主，佩戴著他從東方帶回來給她的紅寶石，大如鵝卵的鑽石，金色的髮髻上還別著特別為她在卡蒂兒名店打造的飾物。知道他們即將有孩子時，他們都欣喜若狂，然而儘管赫禮從英國請來兩位婦產科醫生，又從東方請來兩位助產士，雅蓓仍因難產而死，留下他和那個與她酷肖的小女嬰，而他對孩子一如以前對他妻子的珍愛。他妻子死後最初十年，除了到辦公室之外，他沒有邁出過大門一步。康氏船運是美國最大的航運公司，運送貨物的商船遍及東方，另外還有兩艘漂亮的客輪，載客來回日本與夏威夷之間。此外，康氏船運還有幾艘航行於南美洲的客輪，另幾艘則在美國西海岸南北行駛。

康赫禮所感興趣的唯有他的船和他的女兒。他常和他弟弟碰面，因為他們共同經理這個帝國，但

是整整十年赫禮幾乎沒見過半個舊友。最後他帶莉盈到歐洲去度假，讓她見識巴黎、柏林、羅馬、威尼斯各城的美景，該年夏末他們返國後，他又開始接納他的朋友。在布洛道華度舉辦盛大舞會的時期已經過去了，但他逐漸意識到他女兒非常寂寞，且迫切需要其他的孩子及其他人的陪伴；所以赫禮再度緩緩打開他的門扉。接踵而來的是以他女兒為中心的各種活動：木偶戲、到劇院去、塔鄂湖之旅——他還在湖畔買了一幢漂亮的夏季別墅。康赫禮活著只不過為取悅並保護他所寵愛的莉盈。

她的名字是依其兩位故世的祖母之名而取，而她又酷肖母親，集三位已故美女的迷人可愛於一身。人們看見她總是驚為天人。儘管她過的是奢華的生活，但她却無半點驕奢之氣。她單純、坦率、文靜，而且因多年來和父親單獨用餐，有時再加上她叔叔，聽他們談論商務並對她解釋船運，以及他們的船隻所航行之各國的政治，她的所知超越了她的年齡。事實上，和她父親在一起，比其他孩子在一起更令她感到快樂。隨著年齡增長，她和赫禮到每個地方去。一九二二年某個風和日麗的春天，他們結伴到法國領事館去飲茶。

韋氏夫婦立刻愛上了那個少女，結果這對夫婦和康氏父女之間發展出一種情誼，在接下來三年中成長茁壯。他們四個人常一起出遊。安明和愛黛到塔鄂湖畔的別墅度假，和莉盈搭乘康氏船運的一艘船到夏威夷去玩，最後愛黛甚而帶莉盈到法國去。愛黛幾乎成為她的第二個母親，赫禮眼見莉盈在一個他所尊敬及喜愛的女人指導及陪伴下，又快樂又歡愉，感到十分欣慰。那時候莉盈已快滿十八歲了。

第二年秋天，莉盈進入密爾大學就讀，愛黛的健康開始衰退，時時抱怨她背痛，食慾不振，經常發燒，最後是持續幾個月猛烈的咳嗽。最初醫生們堅持找不出病因，私下向安明建議愛黛不過是患了思鄉病，不妨考慮送她回法國去。但愛黛不似會有那種憂鬱，因而他固執地帶著她看過全市的醫生。他要她到紐約去看赫禮所推薦的一位名醫，但預定啓程的日期未到，她却已病重得無法前往。在一次短暫而沮喪的手術之後，醫生們才發現愛黛所罹患的是癌症。他們背著愛黛對安明宣佈了這個消息，第二天他淚流滿面地對康赫禮轉述。